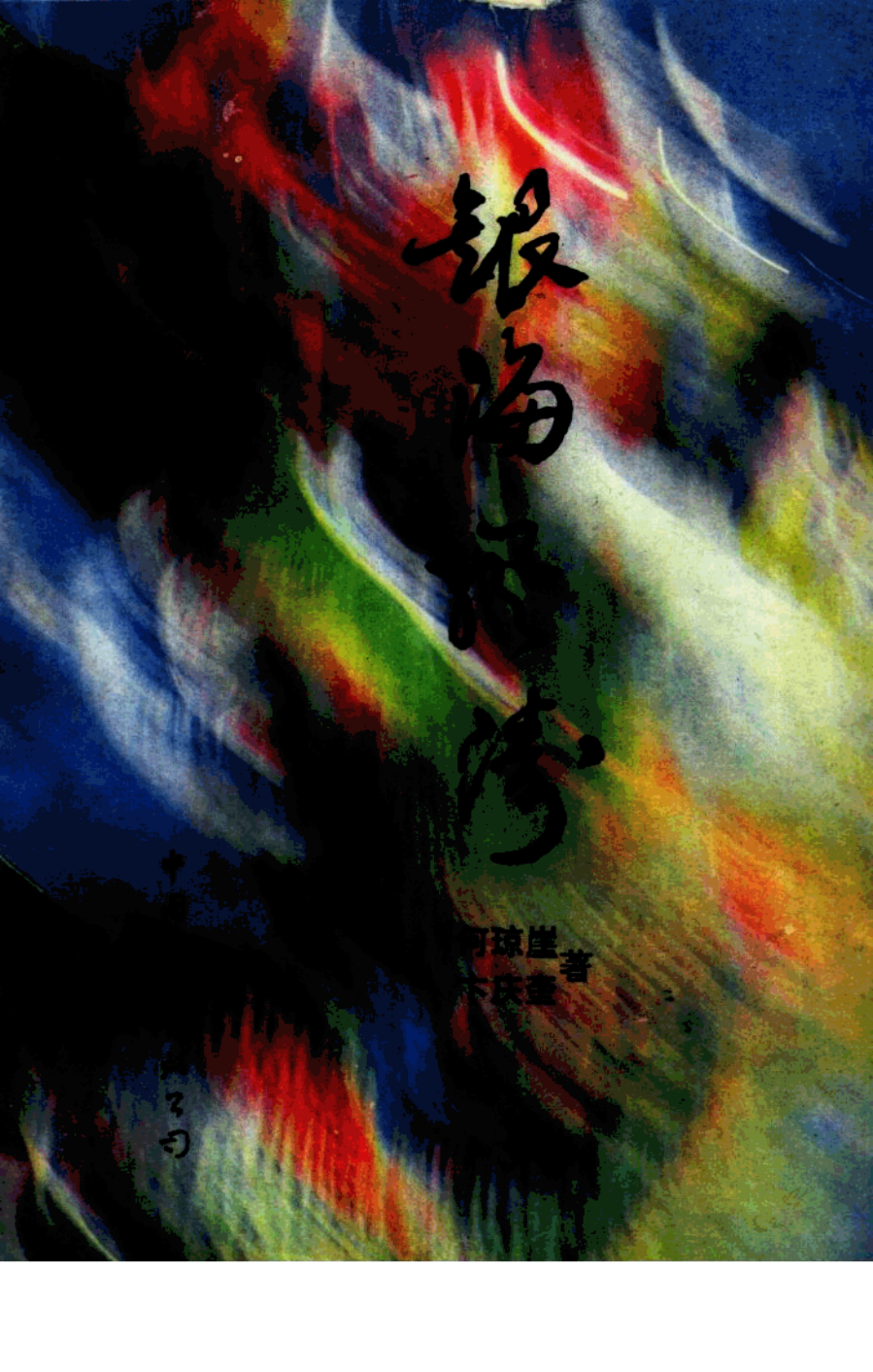




銀海花邊

何琼崖 著
下庆奎

20

銀海風濤

何琮崖^著
卞庆奎

中國文联出版社

银海风涛

何琼崖 卞庆奎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盐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4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5059-1933-4
I·1354

定价：5.60元

内容简介

小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工作面貌，塑造了陈晓这个高考落榜青年是如何踏进农行信用社并逐步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金融工作者的。小说还描写了许多忠于职守勤奋工作的金融行业人员，同时也揭露了王德旺等一两个败类。小说主人公与之展开尖锐复杂的剧烈斗争，使银海风涛主题得到深化与升华，给读者以启迪。

小说巧妙地将陈晓的爱情婚姻的挫折波澜与银行界正义邪恶较量扭在一起贯穿始终，使情节波澜迭起，引人入胜，融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金融佳作。



何琼崖 浙江乐清人，74岁，笔名琼子等，中国现代作家，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著作五十部，内有长篇小说《擒雕》、《风月同天》、《鄞湖三女杰》、《长剑秦弓》、《金陵风云录》、《村党支书》、《女作家内史》、《宝石家传奇》等二十余部，散文一二三集，论著《论文学创作与欣赏》、《中国小说家与小说》等六部，与散篇合计一千余万字。作品大都出国交流，被文艺界、高教界称为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而在国内外有点影响的人。国家级辞书《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作家辞典》、《中国文艺界名人辞典》十余部收入辞条。中共党员、盐城大学教授、东方文化馆研究员、新诗歌社理事。

卞庆奎 1965年生，江苏盐城人。87年进信用社工作，曾数次被评为先进金融工作者、金融研究金融宣传先进个人。89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杂文、新闻及论文多篇，其中小说《平凡夫妻的平凡故事》获青年文学大赛优秀作品奖。农行盐城市便仓信用社出纳员、东方文化馆馆员。

目 录

第一章	愿望与徬徨	(1)
第二章	肖霞与陈晓	(11)
第三章	求索生活	(31)
第四章	踏进银行	(46)
第五章	一步步走路	(61)
第六章	他不要裙带	(82)
第七章	春节欢度	(97)
第八章	追债与贷款	(109)
第九章	风波初起	(125)
第十章	谣言能杀人?	(138)
第十一章	婚姻的波折	(151)
第十二章	奋战水灾	(167)
第十三章	银海风涛	(176)

第一章 愿望与徬徨

一九八六年的八月暑日。

跟往年比较，这年瓢城的暑天不算酷热，温度在二十五度与三十度之间徘徊，一两天就下一阵子雨，溽热给雨冲淡了许多。

十九岁的陈晓在瓢城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之首。他初高中各年成绩均佳，而毕业考试成绩更出色，老师欣慰、陈晓喜悦，同学们有的为他高兴，有的羡慕他，也有的妒忌他……

老师找陈晓谈，指点他报考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的复旦、华东师大，南京的南京大学。这正中他心怀，一、二、三、四志愿都填中国南北名牌大学。他心中象流淌着甜甜的蜜、青山的香泉，窃思录取名牌高校夙愿的实现是有把握的，从今往后，不但跳脱出穷困的家境，而且学有专长戴上中外博士帽，将卓越的才华完全奉献给国家与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起一定作用，体现我陈晓的自身价值。为学校争光；也为家庭父母争光，到那时，为革命而残废的老共产党员陈茂洋父亲、默默勤劳过着穷家生活的母亲郑兰英、和善热情

待弟弟帮弟弟盼弟弟的姐姐陈芸一定喜泪溢眶，全家人眼睁睁盼出了头……

陈晓满怀着希望与欢乐踏进了高校的教室，他一颗心儿蹦跳；但他并不紧张，也不胆怯，有底子，已看到了美好的果实，只待他伸手去摘取。

但是世界上的事，哪里都依人的想象去安排去发展呢？正如人们所说的，不如意的事十有七八，如意的事却只有二三，美好的事象银鸽飞上云霄鸣唱，突起风暴，乌云骤集，银鸽奋争，但终于抗不住狂风浓云，折了翅膀，从高空直栽下来……

在考英语卷时，不知什么缘故，陈晓突然觉得眼前天翻地覆屋倒墙塌，他头痛欲裂，整个身子从凳子上面倒下了教室水泥地……

歇斯蒂里过去，他头痛减弱了，神智也清醒了许多，发现自己并没有从凳子上倒下去，而是伏在桌子上面。这一来，他庆幸自己不幸中的大幸，连忙看看试题又开始解答起来……

但是，他不知自己刚才的昏厥已经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他虽然挥动钢笔，尽量迅速地写英语答题，但是他不是神仙，已经无法去抢夺暴病病魔袭击他使他丢失的珍贵的分分秒秒啊——一刻两刻三刻啊！

他拼命赶做英语试题，做得准确无误。

但电铃声刺耳地啸叫起来了——收考卷的时间已经毫不留情地到了，他捏住钢笔呆呆地望着考卷卷面，他只做了不到二分之一的题目，这太可怕了，大学考试的成败虽未定局，但却已露出失手的不吉之兆。他不想交考卷，但监考老师已向他走来，他的做了一半题目的考卷被无情的监考老师收走了。

他还呆坐在凳子上，但课桌桌面上已没有考卷，监考老师说：“你怎么不离开教室呀？快离开，要锁考场门了！”

他木然地站起身来。

他双脚颤抖，不，他浑身颤抖，他充满希望和美好理想的心颤抖。

这时，他头又昏晕了，真要象一棵树给电锯锯倒，直扑倒在教室水泥地上了。

运用浑身的精神与力量控制自己：“不能跌倒！不能昏厥，陈晓啊，你要支撑住自己，还没有完全失败啊——！”

心坎里还存在着有一丝希望——或许别的功课都考满分，仍有被录取大学的可能呀！

他不知怎么走出考场，只觉得双脚是在腾云驾雾……

他拼命想把后来考的功课都考得好些，更好些，但他的灵魂惊悸已却不由他这个农家子、革命者后裔自己做主了。

考试全部结束，他跟同学们一样等待考分公布——录取或落榜消息。他却心头压着块沉重的一吨重大石块啊！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愁与怨——失望与悔恨一分一分增加。

结果如何？

他落榜了！

听到落榜的恶耗，他又一次要昏晕跌倒，竭力地控制自己，不在老师与同学们的面前失态丢丑啊——！因为他平时是一个高材生、三好生、优秀共青团员，老革命荣誉军人的儿子啊！

一个人独自在苦思：我陈晓是一个爱劳动的青年，身体从未曾有过这特别厉害的眩晕症昏厥不醒，为什么偏偏在这高

考英语的关键时刻里突发这个怪症？

是没有吃饱？

爸妈他们自己不肯吃饱吃好，给他足够的钱与粮票让他在大学考试这个紧要期间吃饱吃好。

是没有睡好？

睡眠时间是少一些，但他不会因少睡而招致这样的恶果？以往，学期大考，不久前毕业考试期间，他都睡得时间较少，可从未发生过昏晕症啊！

原因究竟在哪里？

他实在找不出来。

最后，他暗中长叹一口气：“这恐怕只能归之于命运不济吧！”

自尊心十分强烈的陈晓，自信心十分热切的陈晓，希冀心十分烧炽的陈晓，博士梦十分破碎的陈晓，他一百八十度变化了，从傲视世界跌落到自卑无颜的境地——把自己锁在比较贫穷落后的陈庄那破旧的家院里面，不愿意到开始热闹繁荣的疆城大街小巷走动，怕遇见了熟人尤其是已考取全国各大专院校的男女同学们。

他躲在乡间藏在家里，以为避开了刺激与讥讽，但他的同班同学们见他不进城，就主动来探望他，有的与他话别，有的与他同勉。同班同学上门，陈晓不愿相见，又不能将同学拒之门外，不得不装着什么心思也没有似的，笑脸迎接同学。

王平考上南京大学化学系，他平日在市一中与陈晓的接触多，友谊深，各门功课成绩比陈晓稍差。这回见成绩比自己好的好友陈晓没能考上重点大学，连大专也没考上，实在有点为陈晓抱屈，就骑了三十多里自行车赶到陈庄来探望慰勉陈

晓。

陈晓在卧室里见到王平，不知怎的先就红了脸，王平却没发觉，只接过茶杯喝了三口廉价茶叶泡的茶水后，发现陈晓白净的脸庞、明亮的大眼还是平素的风采，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他含笑又同情地说：“陈晓，我，还有同学们都相信你一定能高分进北大清华，实现你的宏愿，哪知你会发脑病失手在英语上！”

这番话出于王平的内心，讲得愚愚切切又实实在在，但在陈晓听起来却有另一番滋味，语含嘲弄，好象有点责怪陈晓心高不够谦虚所以招来落榜的后果。

拿什么话回答同学，只好无可奈何地淡淡笑一笑

王平看见好友稳重沉着眉眼间浅露笑容，还以为陈晓对初试高考失手并不太在乎，自信心还相当坚定强烈，就伸手拍拍陈晓的肩膀，颇自信地说：“好朋友，你真有能耐。”

这话在陈晓心惭情愧的当时听来，好象是在伤口上洒几颗盐，叫陈晓心里万分痛苦，但他这时这场合又不愿向同学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只有沉默和苦笑罢了。

好心的王平仍旧没有理解陈晓内心的苦楚和表情的窘迫，继续说：“老同学，真才实学是埋没不了的，你继续复习一年，明年，暑假笃定考上北大清华，你是博士研究生专家学者的料，我可再努力也赶不上你啊！”

这话象一支利箭向陈晓心窝里射来。他真想挖个地洞往里钻；他恨悔自己往日幼稚无知地把心曲剖露，败兵之将何言勇，只成了给人说大话的把柄；他望一眼王平，觉得这老友太不了解人也太不给人留情了，如王平是陈晓平日瞧不起的，与陈晓缺乏友情的人，今天赶来冷嘲热讽几句，报复他陈晓，陈

晓尽管难堪，这口冤气也只好吞下；而平素情谊深厚彼此同有凌云壮志的两个人，对一个人因病失手而落榜，却如此冷酷残忍，不太过分了吧！什么博士、专家、学者，连高考都落榜，真羞死人？！

陈晓升到脑际第一个念头是：拿根打狗棍，将这无情无义的王平打出去！

没有这么冲动这么粗野，人家讲这些戳自己伤疤的话令人痛心疾首，但人家究竟是赶七十里（往返来回）上门看望你，怎好如此不讲礼仪？

强将酸辣生涩的水往肚里咽，从喉咙里逼出这样一句话：“王平，我们不讲这个好吗？”

王平不禁一愣。

不让客人说什么，主人急忙说：“你骑车骑这么远的路，一定累了，饿了，我这乡下佬没什么好招待你，只好青菜淡饭上桌，给你填填肚皮了。我来烧水煮饭炒菜。”

说了，主人就起身往卧房外走去，去灶间动手煮中饭菜。

端上桌的不只是一盘清汤寡水的青菜，却有一盆炒鸡蛋，一盆油炸花生米，一盆咸肉片炒慈菇——这是陈晓的父母商量后将家中所有的荤素菜搬上桌。

王平不知陈家穷困底细，不客气地与陈晓将菜肴吃光了——陈晓的父母都不肯上桌。

饭后，王平喝杯茶，就走了，也不曾向陈晓父母说声谢谢，只说报到后，会给陈晓写信来的。

陈晓只送王平到门外，他连村里人都懒得与之碰面说句话，就回到房里。

他扑向自己的眠床，抱住枕头，放声哭起来……

越哭越伤心，越伤心哭声越尖厉……

妈妈听见儿子哭得如此厉害，好象有人拿刀砍她肉，她放下针线活，要进儿子房里去劝导陈晓。

爸爸陈茂洋坐在床上，他连忙向老伴做手势，阻止老伴去劝儿子。他把老伴招到面前，压低声音说：“晓晓娘，你不晓得晓儿的脾气？他这回突发病没考好外国语，落榜不能怪他。他这时正难受，你让他哭出肚里的委屈，不要去打扰他吧！”

“唉——！”

郑兰英叹了口气，又坐下来，缝补衣裳，母亲的心在掉血：儿子是她身上一块肉，供他读了十二年的书，他争气，每个学期都拿回家优秀成绩单和三好学生奖状，却偏偏在考大学这象金銮殿考状元时发病，祖宗代代没有做损德的事，怎么灾难会落到儿子头上？！……

她是信菩萨的妇人，在这回事上，她觉得观音菩萨瞎了眼……

晚饭，陈晓说肚不饥，不肯吃。

陈茂洋带点火气喊儿子：“不吃饭？这是哪一门事？快起来吃饭！这点挫折就不想过日子了？”

陈晓说：“我实在不饿。”

“不用多话，吃饭！”

斩钉截铁，不容陈晓不听。陈晓落榜回家，陈茂洋没有说他半句，郑兰英更没有吱一声，父母脸上的表情，举手投足的行动，跟平日丝丝毫毫没变化——这陈晓最了解最领会。此时此刻父亲喊他吃饭显然是命令，他能不服从吗？

晚饭后，陈晓悄悄地在妈妈耳边说：“妈妈，明后天恐怕还有同学来家，你告诉来说我到姐姐陈芸那里去了。”

郑兰英望望儿子的脸色，还正常。她想了想，说：“晓儿，妈懂……但人家几十里路赶来，人家没有恶意，你连见一见人家都不愿，这样子……”

陈晓沉默。

过了三分钟，他又说：“妈妈，我实在心里憋得难受。”

郑兰英咬住牙，说：“孩子，人家来看望你，你还是要接待，菜差饭粗，穷家没法子，息慢人连面都不见，不是我们这家里做得出来的。你就想开点，好吗？”

“……”

陈晓还有什么话好拒绝这样慈心善貌的妈妈——妈妈是天下最忠厚老实的农村妇女，在这个家，爸爸残废，姐姐与弟弟全靠妈妈一双手拉扯大，妈妈吃的苦最多最大，可以说几十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夜好觉，双手双脚破裂重茧最能说明妈妈的为人呀！

接着几天，陈晓硬着头皮接待来探望慰问他的同学，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七个，没有一个人存心来挖苦陈晓，讽刺陈晓、报复陈晓。

真有心借机泄怨报复的同学不是没有，但这样的同学拉他也不会辛苦跋涉七十里路来找岔子——也自找没趣。同学们都热心都善意，话语都说得真挚坦率热情。

但陈晓处在这失落与悲观的心境中，把同学的热心当冷意，同学的正话当反话，他痛苦难言。

他多接待一个同学，就给自己增添一分凄楚。

他都有礼貌地接待，只在内心里憋气。

他简直要憋疯了，憋得透不出气了，他问自己：“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他没法回答自己的诘问。

又是一天傍晚时分，天气不炎热，还吹起一阵阵风，是比较凉爽的。

但陈晓却觉得气闷异常，空气里好象缺乏乡间清新轻松，只有混浊，只有臭味，他觉得很象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在自己的胸口，塞住了喉咙，连吸口气、吐口气都十分艰难，他喘气，他难受。

这时，农村的田里，晚稻的禾苗绿油油长得壮长得美，还散发出一股股稻香。

这美，陈晓根本领略不到，这香，陈晓也无心闻赏。

农村的天空，蓝蓝的，飘着几朵云，晚霞照着云朵更有种自然的姿容，诗人吟咏，画家速写，作家描绘。

在陈晓看来，天空是灰暗暗的，云朵是灰暗暗的，忽然，他认为这灰暗暗的就是他今后的生活，这灰暗暗的就是他的前途。

他悄悄的溜出房间，溜出大门，向村外走去，走去。

如有人问他去哪里？

他不想回答。

他也回答不出来。

他越走，觉得脚步越沉重，脚下的路越坎坷不平，于他往日一草一木都关情，一石一泥都亲切这样的感觉完全两样。

他为啥有这异样的视觉和感觉。

他戴着一副灰色镜来观察故乡的天与地。

实际上，他并没有戴什么灰色眼镜，只是他的心灰暗，不明快不欢愉不踏实的心理在起着一种奇怪、阴暗作用，眼前蒙着一层厚厚的乌黑阴森的帘幕。

他继续往前走，他的失望感加重，他由失望到绝望的边缘

逼近……

忽然，他发现自己已走到村外一条波涛汹涌的河岸，跨前一步，他就是可以让险恶的河水将他卷走——埋葬。

他呻吟起来：我还活着干什么？陈晓，你就不敢跨前一步，往前一跳吗？

这时，河水发着哀声。

这时，仿佛那边的路上传来了焦急的脚步声。

陈晓，你要干什么？

陈晓，你只有十九岁，你要丢弃你的青春吗？……

第二章 肖霞与陈晓

绝望占据陈晓的心胸，他已是什么也不留恋与考虑了，盯住滚流的河水，他牙一咬，就往河中扑去……

突然，一双温柔而有力的手搂住了跳河的陈晓，陈晓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思索和行动没能实现。

同时，陈晓听见了最熟悉的女音——带着惊惶、不安、同情、苛责、失望、愤懑、埋怨复杂的感情集聚迸发出的声音：“你还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怎么象个农村女人，竟做出这样的事来!?”

不用转过头来望，听听声音便知道在最危急的关头拦住他投河自尽的人，是他在市一中的同班女同学，最讲得来的同龄人肖霞。

肖霞家也在乡村，家境也因家里没人在城里工作无固定收入，又缺乏强劳动力，贫家姑娘，日子比陈晓更艰难，上初中升高中是村里一个在城镇摆摊的小商贩主动帮衬她。肖霞实在不愿接受邻舍摊贩的接济，但她妈妈却说摊贩虽没文化，人却厚道热情，劝肖霞对那青年客气点，日后能读大学毕业后赚到工资，再慢慢还人家邻居的情。妈妈知道肖霞聪明伶俐，又